

带着财富死去是可耻的——卡内基

〔美〕

安德鲁·卡内基著

王翔 李霜译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drew Carnegie, an elderly man with a full white beard and mustache,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bow tie.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rew Carnegie

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

卡内基自传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企业家文库

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

卡内基自传

[美] 安德鲁·卡内基 著

王翔 李霜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内基自传 / (美) 安德鲁·卡内基著; 王翔, 李霜译.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520-2109-7

I. ①卡… II. ①安… ②王… ③李… III. ①卡内基
(Carnegie, Andrew 1835-1919)-自传 IV. ①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2738 号

企业家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本书文本、印制、版权、宣传等事宜, 请联系: qmbys@qq.com

卡内基自传

著 者: [美] 安德鲁·卡内基

译 者: 王翔 李霜

责任编辑: 温欣 唐云松

出版人: 徐忠良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3 插 页: 6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109-7/K·406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按

当一个人要讲述其一生的故事时，编辑最好识趣地保持沉默，不要轻易出言打断。我们应该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即便言辞激昂也应该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当作他故事的一部分。正如明显的浮夸之词中能够寻觅到真理，慷慨激昂的陈词也能彰显出一个人的品质来。因此在整理这本传记的时候，编者只是将材料按照时间顺序稍作组织，以求故事叙述能保持连贯，除此之外，编者并未再做其他的改动。部分脚注附加了解释，此外还增添了一些插图，以求在视觉上能够帮助读者更直接地读懂文章，但是文章叙述还是保持原貌。

现在要给这段“传奇历史”的缔造者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还不太合适，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段历史确实是传奇的。《天方夜谭》里的故事都不能与作者传奇的一生比肩。一个苏格兰穷小伙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白手起家，不断努力尝试，最终成了钢铁业的巨头，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工业王国，聚集了惊人的财富，然后为了人类的启蒙与福祉，又散尽自己的

财产。不仅如此，他书写了举世瞩目的“财富福音书”，成为后来众多富豪所追随的榜样。富豪纷纷效仿他，乐善好施。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建设者、思想的先锋，还是一名作家、演讲家、工人之友、老师、政治家、各个阶级的良师益友。但是，同他给予世人的鼓舞——他的乐善好施，他对维系世界和平的热情以及对整个人类的关怀相比，这些只不过是他人人生中一些有趣的插曲。

也许我们离这段历史太近，所以还不能恰如其分地去看待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这段历史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得到更为公正的评断。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会比我们更能意识到这段历史的不一般。值得高兴的是，这段历史被完整保留下来，而且是用卡内基先生的原话，以他轻快的风格保留给世人。这是一份值得纪念的记录，或许这样的记录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约翰·C. 范戴克

纽约

1920年8月

前 言

从活跃的商场上退休之后，经不住此地以及英国友人们的再三恳请，我丈夫开始不时地记录下他对早年时期的回忆。然而，与原先期待的悠闲相反，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生活被较之过去更多的事务占据了，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则留在苏格兰休假时间进行。每年夏天有几个星期，我们都会去往位于奥特内加旷野上的小平房，享受一下简单的生活，卡内基先生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那时完成的。他十分乐于重温早年时光，一边写作，一边仿佛又重新经历了那些日子。1914年7月，战争的阴云开始聚集时，他正埋首笔耕。8月4日，当那命运攸关的消息传来，我们立即离开山上的小屋回到斯基伯，以便更好地了解局势。

回忆录就是在那时停笔的。自那以后，他再也无法对私事提起兴趣。好几次他试着写下去，但发现都是徒劳。在此之前，他一直过着中年人的而且是相对年轻的中年人式的生活——每天打高尔夫、钓鱼或游泳，有时三项一起进行。尽管他一直是乐观主义者，甚至在希望破灭时，他仍努力保持这样，但这

一世界性的灾难对他而言实在过于深重了。他的心碎了。一次严重的流感，随之两次重度肺炎的侵袭使他一下衰老了。

一位先于卡内基先生几个月辞世的同龄人据说“根本无法承受衰老的重负”。对于有幸亲密了解他的人们而言，卡内基先生一生最令人鼓舞的一点或许就是他“承受衰老重负”的方式。他总是那么耐心、体贴、愉快，对任何微小的乐趣或服务都充满了感激，从不考虑自己，却始终憧憬更美好的日子即将破晓，他的精神光芒日益闪耀，直至“神将他带走，他不在世了”。

在手稿的空白页上，他亲笔写下这样的文字：“在我的回忆录中，可能只有很少的内容会是大众感兴趣的，而更多关于私人的部分可能会令亲朋好友喜闻乐见。我时不时写下的很多东西或许最好能够省略。整理这些笔记的人应当注意别给读者造成负担，应当挑选一个既有心又有才的人。”

那么，有谁比我们的朋友约翰·C·范·戴克博士更符合这一描述呢？初见此手稿时，他便说“此书的出版筹备工作将是一项充满爱的劳动”，而那时他尚未看到卡内基先生的那段注解。当然，这一选择是双向的，而他完成这项“劳动”时所展现的态度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无比明智——一个缘于难能可贵的美好友谊而作出的选择。

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卡内基
纽 约

1920年4月16日

目 录

- 第一章 我的父母，我的童年 1
- 第二章 从邓弗姆林到美国 21
- 第三章 匹兹堡与工作 35
- 第四章 安德森上校和他的藏书 48
- 第五章 电报公司 58
- 第六章 铁路公司 68
- 第七章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管 87
- 第八章 内 战 101
- 第九章 建 桥 116
- 第十章 钢铁厂往事 131
- 第十一章 纽约总部 151
- 第十二章 商务谈判 168
- 第十三章 钢铁时代 181
- 第十四章 合伙人、书和旅行 197
- 第十五章 马车旅行与婚姻 209
- 第十六章 工厂和工人 220

第十七章	霍姆斯特德罢工	228
第十八章	劳工问题	241
第十九章	《财富福音》	256
第二十章	教育和养老基金	271
第二十一章	和平宫与皮特恩克里夫	286
第二十二章	马修·阿诺德及其他人	303
第二十三章	英国政治领袖	315
第二十四章	格拉德斯通和莫利	324
第二十五章	赫伯特·斯宾塞与他的追随者	341
第二十六章	布莱恩与哈里森	350
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外交	360
第二十八章	海与麦金利	369
第二十九章	会见德国皇帝	378
文 献		386
译名对照表		389

第一章 我的父母，我的童年

某位先哲说，任何人的一生只要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一定是有趣的。要真是这样，那这本书对于一直劝我动手写回忆录记下人生点滴的至亲好友们而言，应该不会太令人失望。知道至少那些了解我的人会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我也欣慰了。这也正是我写作此书最大的动力。

数年前，我的朋友，来自匹兹堡市的梅隆法官，也曾写过这样一本书。书中描述带给我很多快乐，让我倾向于赞同上面提到的先哲的观点。梅隆法官描述的故事不仅给他的朋友带来了无尽的欢愉，而且一定会激励子孙后代过好每一天。除在至亲好友间产生的影响，这本书在其他读者那儿也广受好评，他甚至被有的读者列为最受欢迎的作家。这本传记最显著也最有价值的特点在于真实揭示了这个人，不哗众取宠，只为了家人而写。同样，我也打算这样来讲述我的故事，不是作为一个故

作姿态的公众人物，而是作为亲人和朋友中的一员，面对他们我可以无话不谈，哪怕讲的都是些琐事，也可能不会让他们觉得乏味。

故事要从我出生开始说起了。1835年11月25号，我出生在邓弗姆林一幢小楼的阁楼里，这幢仅有一层的小楼位于摩迪街和修道院巷的角落。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我的“父母虽穷但都是些老实人，往来的亲戚也都十分和善”。长期以来，邓弗姆林就是苏格兰绸缎贸易中心^①，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就是一名纺织工，他以我祖父安德鲁·卡内基的名字为我命名。

作为那个时代的活跃分子，作为小圈子“帕提缪尔学院”的头儿，我的祖父卡内基先生以其机智幽默、和蔼可亲，还有昂扬的精神享誉乡里。在阔别家乡14年后，我再次回到邓弗姆林，一个老人家得知我是“教授”（我祖父的密友如是称呼他）的孙子时向我走来。老人已是风烛残年：

他的鼻子和下巴让别人害怕。

他步履蹒跚地穿过房间，颤巍巍的手摸着我的头说：“啊，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啊。哦，伙计，我可是见识过你爷爷当年许多‘英勇事迹’的哟，说起来我年轻时也

^① 18世纪时，卡内基家族居住在位于邓弗姆林南面2英里开外的帕提缪尔，那里风景如画。随着麻纺织业的兴起，卡内基家族举家迁往邓弗姆林。



安德鲁·卡内基的出生地

常跟着他一块瞎胡闹过，我和他常突然跳出来冲人大喊吓人一跳。”

邓弗姆林的乡亲们还跟我说了祖父一些趣事。其中一则故事是，一个除夕夜^①，一个老妇人被突然伸进窗户的面孔吓了一跳。那是一张涂得面目全非的脸，妇人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原来是浑小子卡内基啊”。她说得确实没错，我祖父75岁仍然玩心不改，把自己打扮成嬉戏的年轻人去吓唬自己的老朋友。

我想我身上那种乐观向上、笑对人生的态度，还有朋友所说的“让鸭子变天鹅”的能力，肯定承自祖父——那个乐观开

① 12月31号。

朗、爱恶作剧的老头，同时我很自豪继承了他的名字^①。阳光的性格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意识到，这种乐观开朗可以后天培养，心灵也像身体一样是能够阴转晴的。那么，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么做吧，尽可能笑对困境。如果自责不是来自自己的过错，那么有点哲人精神的人都可以做到。自己干的蠢事不会消失，毕竟污点不会被轻易洗去。心中的法官会作出裁决，不会被蒙蔽。因此，正如彭斯所言：

你的自责是唯一可怕的事。

我早年就遵守的这条古训远比我听过的所有训诫都更让我受教。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成年后的我跟老友贝利·沃克有很多共同之处。医生询问他睡眠情况如何，他总是回答说不尽如人意。他失眠的问题很严重，眨巴眨巴眼睛说：“但是在教堂听布道时我好好睡了一会儿。”

我母亲那边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要数我的外祖父了。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科贝特的朋友，曾经为其《政治纪事周刊》(*Register*)撰文，并和他保持着书信往来。甚至在

^① “尽管安德鲁在求偶方面很成功，但是并无迹象表明他在世俗追求方面很有成就。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不仅在镇上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临近的地区和市镇也赫赫有名。安德鲁天资聪颖，善于思考。他同邓弗姆林那些激进的纺织工人多有来往，这些纺织工人在帕提缪尔形成了自己的聚会场所，他们名之曰学院（安德鲁是该学院的‘教授’）。”（*Andrew Carnegie: His Dunfermline Ties and Benefactions*, by J. B. Mackie, F. J. I.）

我写作此书期间，邓弗姆林认识我外祖父的老人们，仍夸赞他是口才最好、最有能力的人。他是《先驱》(*The Precursor*)的出版发行人，这一报纸被认为是科贝特《政治纪事周刊》的袖珍版，也被认为是苏格兰第一份激进刊物。我拜读了外公的一些文章，从今天强调的技术教育重要性角度来看，我觉得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是他七十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名叫《动脑与动手》的小册子。这本书强调动手能力的重要性，为当今大力倡导技术教育的人增光添彩。文章以这样的字眼结尾：“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鞋修鞋。”科贝特将文章刊登在1833年的《政治纪事周刊》中，并在编者按中评论：“我与受人尊敬的苏格兰老友托马斯·莫里森就某一话题交换意见的通信中最具价值的一封。”这样看来，我这种涂涂写写的习惯承自父母两边，因为卡内基家族一直都是热衷阅读且善于思考的。

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敏锐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当地激进党领袖——这一职位被他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贝利·莫里森所承袭。不止一个在美国的苏格兰名人登门拜访我，以期能够同“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与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对我说：“我的学识全部得益于你外祖父。”写作邓弗姆林卓越历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曾说道，他人生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要归功于能在少年时就为我外祖父做事。

活到现在这把年纪，我受到的恭维不少，但是没有哪

次能同那次一般让我开心。当时我在圣安德鲁大厅做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一位格拉斯哥的报纸记者在现场聆听。事后他撰文写道，苏格兰大多报道都是围绕着我本人和我的家庭，尤其是围绕着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然后话锋一转：“当我发现站在台上的演讲人无论是从仪态还是外貌，都活脱脱的是老托马斯·莫里森的翻版时，可想而知我有多么震惊。”

从记事以来，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但是我同外祖父之间这种令人称奇的相似性却是毋庸置疑的。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我首次回到邓弗姆林时的情景。当时我与舅舅贝利·莫里森一起坐在沙发上，他那黑色的双眼噙满泪水。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快步走出房间，好一会儿才回来。然后他解释说，在我身上总是时不时能看到他父亲的影子。就是某种姿势，但是具体是什么姿势他也说不上来。我的母亲也总能在我身上找到外祖父的一些特质。遗传学说每时每刻都得到印证，我的眉眼间都能看出外祖父的神韵，举手投足间的姿态遗传法则是多么微妙啊，它超越了物理身体。我对此印象深刻。

外祖父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小姐，一个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优雅有内涵，可惜孩子还很小时她就过世了。当时，外祖父的生活还很宽裕，作为一个皮革商人，他在邓弗姆林有着自己的生意；但是如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在滑铁卢战争后破了产。所以作为长子的贝利舅舅是富养长大的，有一匹自己的小马可以骑，但是家里其他的弟弟妹妹们由于破产的



邓弗姆林修道院

缘故不曾享受到曾经的福荫，日子过得要苦得多。

家中的二女儿玛格丽特，也就是我的母亲。对于母亲，我不自信我能够描述得全面细致。她从她母亲那儿承袭了高贵典雅和精致，以及有教养的淑女该有的气质。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英雄，但是我很怀疑我是否会这样做，因为在我心目中母亲如女神一般圣洁，不愿为他人所知晓。除了我以外，鲜少有人真的了解她。在我父亲早逝后，母亲成了我的全部。我在我第一本书^①中就向母亲致敬了：“献给我的女英雄——母亲。”

感谢祖先给予我恩赐，让我出生在这样一块福地。一个人的出生地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习俗会对一个孩子

① *An American Four-in-Hand in Great Britain*. New York, 1888.

日后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爱丁堡，每个聪明孩子都会受到屹立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城堡的影响”，拉斯金如是说。邓弗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在邓弗姆林肃穆的修道院、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的陪伴下长大。邓弗姆林修道院建于11世纪早期（1070年），由马尔科姆·坎莫尔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苏格兰守护神）修筑。修道院和国王出生的宫阙的废墟还屹立在那，与它们为伴的还有皮坦克利夫峡谷，玛格丽特皇后的神像和马尔科姆国王塔也静静陪伴在侧，正如那首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爵士》开头所唱的那样：

国王高坐在邓弗姆林塔中，饮着血红的葡萄美酒。^①

布鲁斯基位于整个修道院的正中心，玛格丽特的墓地就在它不远处，周围还安眠着一众皇室成员。任谁出生在这座浪漫的小镇，都会觉得自己是如此幸运。小镇地处福斯湾以北3英里开外的高地上，俯视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往南是爱丁堡，往北眺望能看见奥契尔山高耸的山峰，风景雄浑壮丽。这一切都让人联想起邓弗姆林作为苏格兰宗教和政治中心时的伟大与荣光。

^① 在《珀西遗风》和《牛津民谣集》中此处应为“城镇”而非“塔”，但是卡内基先生坚称此处应该是“塔”。